

片断

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人 邻

1 树皮制作的绵密柔韧的纸,有着无尽虚空。

水滋养了松,松的烟灰凝成了墨,墨再入了水,再携着水入了纸。三山六水一分田,三分的山石,水里来的墨,却恰要在这石头上回去留下。兑了小溪或泉里洁净的水,浓淡的墨,画了菜蔬虫草,菜蔬通透,白是白,绿是绿,虫草鲜活,虫是虫气息,草是草滋润,有什么可说的呢。

虚空的缘故,水的缘故,笔墨过处,即便是物象,也若有若无,若无若有的。不能在那有无之间感到什么的人,是惋惜了在林间饮茶歇息的。

纸上的留白是虚空,另一种虚空,并不全是虚空。是风,烟岚,蒙蒙的雨,渺渺目力不能所及的。山和水,桥和路,送别和伫立的人,是殷殷话语,长亭复短亭。

一切实与虚也都是静的,即便是马的奔跑,腾空,也是静的。动的那一点力,是瞬间,消弭的太快。只有静,那马才在。天马行空,天马是不动的,是天空在动。而天空,是空的,空,也是静。

2 画,也是卷着,偶尔才打开。

画完画,画家顺手卷起来。那画已然不是平面的,那些山、树木、屋宇蜿蜒重合在一起,似乎睡眠。

装裱了的画,也是间隔地挂在客厅或者是什么合适处,尔后卷起来,等着下一次打开,或者是很久都不会打开。

即便是挂着,大多也在幽暗中。屋子的光线很深,除了中堂,大多是在背光之处。白天看画,也并非都于清晰明亮之处。老友赏画,是要童子拉着卷轴一头,自己慢慢打开了看的。画幅从天到地,慢慢落了下来。更长的卷轴,要两个童子拉开了,赏画的人沿着画的一侧,游山玩水一样,慢慢看过去的。没有看够,退回来,再沿着走一遭。夜晚,看画的人,要手执灯烛,那画,山水树木屋宇人物,是一寸寸目光触摸着看过去的。换句话说,看画的人,似乎旅行,从这儿到那儿,停与不停,停多久,是否要在画里某个亭子里小憩,饮一盞茶,和某个画里的人默默说上几句话,以及嗅嗅雨后山色和花草的湿润气息,哑摸画家故意留下的那一点笔墨趣味,一些似有似无的墨色极淡的水渍,一些兴之所至的留白,都是随心所欲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画是可以不用看完整的,尤其手卷,是边看边卷起来的,一寸一寸看过去,也一寸一寸隐匿了的。

看过了,依旧卷上,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该喝茶的喝茶,该走的也就走了。

夜也深了,谁家的灯笼也点着了,真好。

声色

留一处空白给人生

□吴晓云

宋朝是一个很斯文的时代,诗词低斟浅唱,群星璀璨,瓷器清丽淡雅,一派文人风骨,宋画也是难以逾越的顶峰,北宋末代皇帝宋徽宗就是一个顶尖画家,在他的号令之下,南北两宋画坛江湖人才济济,其中一名大侠姓马名远,其绝招是“留白”,江湖人称“马一角”。

马大侠出身名门,马家一门五代共七人均擅丹青,多为宫廷画家,马远最牛,皇帝与他共笔,皇后为他题字,他的全景式大画纵横辽阔,但更喜欢“以小见大”,只画一角或半边景物来体现广阔空间,“马一角”名震南宋画坛江湖。

西方油画“很科学”,注重透视与线条,后期印象派也关注光影,中国画擅长“意境”,马远更是走到极致,画面简洁洗练,留白面积很大,边角相互呼应,虚实对比强烈,知白守黑,有一种禅的意味,更有一种“曲终人不散,江上数峰青”的余韵。

马远的《踏歌图》完全是一幅“农家乐”,远景是陡峭的山峰,仿佛利剑直插天空,中景是若隐若现的亭台楼阁,近景则是一群百姓,尤其是踏歌的四位农人,几分醉意几分憨态,手舞足蹈,神态生动,是辛弃疾笔下的田园牧歌,“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山川秀丽多姿,人民安居乐业,但马远所处的时代已是风雨飘摇,这或许就是他想梦中的岁月静好吧。

《寒江独钓图》画的是柳宗元“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一叶扁舟,一个渔人,几笔水波,空白处皆是水声,烟波浩渺,辽阔空旷,在这样的空间,人生饱满而宁静,诗意而豁达。

马远擅画水,现存的《水图》十二幅,或沧海无涯,或黄河逆流,或洞庭水波,各种水的动态,维妙维肖,“马一角”名不虚传,其缜密的观察力、精湛的技巧,都在这些细小的波纹间一一展现。

李叔同有词:“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而马远的画“全境不多,其小幅或峭峰直上而不见其顶,或绝壁直下而不见其脚,或近山参天而远山则低,或孤舟泛月而一人独坐”,同样让人低徊不已,玩味不尽。

笔记

伦敦纪行

□高志东



伦敦的夜

九月的伦敦,下午七点天才渐渐暗下来,夕阳透过云层给希思路机场罩上一层金黄的色彩。作为世界级的大机场,这里的人流并不拥挤。

这个时间搭乘出租车的人很少,车辆整齐地排队等待乘客。这里的出租车体积很大,里边有六个座位,分为前后两排。后排座位朝司机,前排座位背对着,两排座位中间可以安放四个大件的行李箱。司机与乘客完全隔开,如需讲话,要打开座位旁边的对讲系统。

从机场到我们下榻的酒店,差不多走了一个多小时。大概是因为周末,路上很堵,红灯也多,走走停停,缓慢地穿行在城市街头。这种缓慢,让我有机会观赏伦敦的夜生活。已是中秋时节,伦敦的夜晚已有了一些凉意,但女士们的衣着依旧单薄、时尚,这座古老的都市显得梦幻而妩媚。

伦敦大学

伦敦大学1836年由大学学院和国王学院合并而成,现有18所学院和10所研究所,培养了12位君主和皇室成员、52位政府首脑、84位诺贝尔奖得

主。各分院都有高度的自治权,同时又紧密联系,共享学术资源。这里的大学没有围墙,只是教学楼相对集中在某个社区里。作为配套,邻近有街区花园、学生公寓、文体设施、各式餐厅和商店。为迎合国际留学生的饮食习惯,还在步行街上搭建了简易的食档,铁板烤肉、大锅炖鸡,印度的、东南亚的、非洲的、东欧的,各种风味一应俱全。街区飘散着浓烈的大蒜、辣椒、咖喱及各类香料的味。

这里的自然环境很好,鸽子、乌鸦、松鼠,还有不同种类的家犬,大摇大摆地与人类和平相处。

学校教学楼里十分整洁现代,入口设有门卫,未经许可外人不得入内。校园里的建筑有着悠久的历史,街区转角有间咖啡馆,始于1924年,里边的设施很传统。进门对着一块黑板,一位服务生用粉笔在上面写着当日的菜单。

这就是伦敦大学平凡的早上,日常而简单。

流行时尚

伦敦是流行时尚的风向标,由于交往方式的改变,人们宅在家的时间越来越长。欧洲两大时装品牌ZARA和M&S,以及日本的Muji,适时推出了

HOME家居系列,并在伦敦黄金商业地段设立了样板店。柔软的地垫、贴身的抱枕,以及厨房里的日用品,设计新颖、个性十足。想到现代人已经被网络捆绑,很少外出,家居的舒适及愉悦就愈发显得重要了。

伦敦的交通工具

在伦敦,最便捷的交通工具应该是公交车。伦敦的士非常贵,一上车就要人民币100元,的士司机大都是五十岁到七十岁的白人。地铁是伦敦人主要的交通工具,但对初来乍到的外国人来说,搭乘还是有些困难,并且在地铁转车及到地面也要走很长的路。伦敦地铁车厢很窄,两排座位间的距离只有一米宽,车上的人基本上贴前挨后。

现在有了手机导航,为行走带来了便利,想去哪儿用导航就能找到。所以,对两公里之内的路,我宁愿步行。

由于时差关系,每天早晨三点多钟就醒了,这两天都是在五点多钟,独自一人去女儿读书居住的地方转悠。天凉气爽,住家院落、街角咖啡馆、公园木椅,如此近距离地接触这座城市,仿佛自己就生活在这里。

读诗

新荷 (外二首)

□曾欣兰

没有谁可以证明
新荷长成,便是满池翠色
雨的巢穴高高在上
水藻不会离开水面
它们之间,蜻蜓的铜翅膀
躲开阳光,镶入屋檐
在影子常有的位置
我仍是素荷的倾听者
仿佛守住一生庸碌
那片叶子,轻易就举过头顶



半个月亮

这足以承接暮晚的余光
那些逐渐圆满之物
需要撕下一张张日历
对于衰败的描述
我看见蚂蚁搬离湿地
大海收回波浪

许多事物互为镜子
熟悉彼此的完美或丑陋
也许只有这个时刻
“守护万物的墓碑随月光升起”
我们才确信丰盈之爱
隐藏一部分阴影

一行句子写在纸上

一行句子写在纸上
如蚂蚁爬过晒谷场
拖动的叶子显示它的身份
我在证件里,同样没有头衔

我在白天服下无数药丸
不知道哪一颗会带来恶梦
窗外的鸣叫,覆盖那片林子
那盏灯火,经不起彻夜的燃烧

大片的天空,也经不起一次日落

夜晚 (外一首)

□泉子

记住这个夜晚
记住这逐渐陷落,平息了的美
生命就像这篝火,这火焰
它曾带给我们多少的温暖
它曾将温暖分给我们每一个人

此刻,它正慢慢地熄灭
它慢慢地,慢慢地

哦,树木释放着昨日的光
黑夜流尽了最后一滴绿色的血

那追随你来到湖边的不仅仅是你

那追随你来到湖边的不仅仅是你
还有你所能触摸到的事物
还有你的目光所及
你的记忆与想象中的事物
还有的,你已经遗忘
你们在分割一个温暖而和煦的午后
你们用各自的阴影构筑出一截时光
你们用无穷无尽的侧面
使得一截时光可以感受
你曾经站立的地方,此刻在波光中移动
它并没有脱离堤岸的束缚
就把你的影子当是一道绳索吧
它坠入了水中
而你并没有将手伸向那晃动的波光
这是一种默契
显然,你们已经洞悉告别与重逢的秘密

旧时光

粥的故事

□苏敏

熬粥用木胚柴生火,最好不过了。只是木胚柴火难引,有时候引火柴烧了好几把也引火不成功。我性子急,点不着的时候,一根火柴不行,就用两根,两根不行就用四根,有时候拿着一小把火柴一起点火。轮到我烧饭,这一盒火柴就能够使用两三次。如此浪费,让母亲心疼不已,也担心不已,常说,你这孩子,将来肯定是个败家子。

母亲说:“火要空心,人要聪明”。后来,在母亲手把手的指导下,我终于学会了用一根火柴引燃木胚柴了。木胚柴烧的旺,扑哧扑哧地在灶膛里燃烧得欢快。它烧的越旺,灶前灶上也便变得更热起来,豆大的汗珠不断往外渗。可我们往往都乐此不彼,每每听到锅里咕咕噜噜的声音,或者闻到米饭幽幽的清香,总会开心不已。尤其是餐桌上父亲和母亲的一句“好吃”,更是让我们觉得拿了一块奖牌。

为了让父亲和母亲回家就能吃上粥,我们将熬好的粥用瓦盆盛起来,再放入一个事先装好井水的盆子里,等它慢慢冷却。冷却的粥,最上面有一层浓稠的米糊,像是现在的牛奶般,味道好极了。那时,我们一家五口人,一

